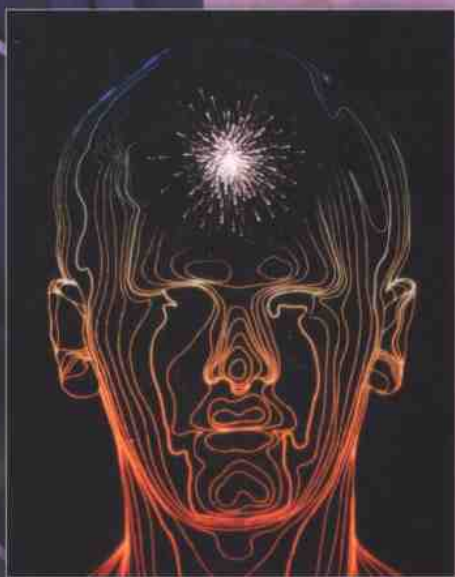


網路 不斷革命論

陳豐偉 ◆ 著



文化評論家
南方朔專文推薦

南方電子報創辦人
小說家
精神科醫師
處於思想家養成階段的陳豐偉
本書是他推出的首部論述

PROMETHEUS 普羅米修斯

001

網路不斷革命論/陳豐偉 著

--初版

--臺北市：商業周刊出版：城邦

文化發行，2000

[民88]

面，公分--

ISBN 957-667-575-8 (平裝)

1.電腦與文化

3.2.9016

88001545

普羅米修斯001

網路不斷革命論

作者 陳豐偉

責任編輯 蕭秀琴

美術編輯 楊胡蘆

發行人 何飛鵬

法律顧問 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蔡兆誠律師

出版 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0信義路2段247號3F

電話：(02) 23584540 傳真：(02) 23584537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0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965698 傳真：(02) 23570954

劃撥：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Penthouse, 17, Jalan Bat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2060833 傳真：603-2060633

總經銷 農學社

電話：(02) 2917-8022 傳真：(02) 2915-6275

2000年4月10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1804號

定價／2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57-667-575-8

1200319411 -2



1200319411

福州大學
圖書館藏

G12

018

網路 不斷革命論

陳豐偉◎著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序】

第一本網路批判反思

南方朔

現代的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絕大多數事務，如體制性的選舉、議會民主；和觀念性的環保生態、墮胎；以及生活事務裡的在戲院劇場不得喧嘩，在公共場所不得吸菸；還有科技帶動的車輛行駛規則，現代工廠的管理模式等，都沒有哪一項是我們的發明。我們只不過是抄襲和借用別人的成果而已。

不能發明，即無法思考。因此，現在這個世界為甚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們也就完全無法理解。我們只是視為理所當然的接受別人已經編排好了的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裡存活的價值與規則，而我們不知道為甚麼？也很少有人去問為甚麼？不懂得為甚麼的社會，當然也可以亦步亦趨的跟隨著別人所發明出來的腳步而過生活，但它卻不會有思想，而沒有思想的當然也就沒有思考能力。沒有思考能力者，它的一切都是依樣畫葫蘆，卻不知道葫蘆為甚麼要這樣的畫。

其實，今天我們所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都不是真的理所當然，而是被發明出來的結果。也正因此，近代西方學術遂總是在強調社會的「建造」(Building)，歷史的被「做出」(Making)，以及人和傳統的被「發明」(Invention)等。人類的歷史進程，基本上乃是被各種

不可預期的力量，包括科技力量在內所推動的過程。這些力量產生了改變，並因而衝擊到人們的價值認知，社會結構與規範，以及權力之間的關係等，並在每一個衝擊的接觸點或接觸面引發問題，這就是所謂的「邊界」(Boundary)問題，每一個「邊界」問題所可能涉及的都極為深遠，從抽象的良知與道德，權利和義務，到現實的體制之存續與改變，法律及秩序的調整等，無一不在其中。因而在人類文明史上，凡是走在前導位置的社會，它們必然的也最早遭遇到各種「邊界」的問題，並需要藉著思考來重訂新的「邊界」。這就是思想的發明，它總是在「邊界」上產生，它們的思想結果決定了後來的「理所當然」，也決定了往後的葫蘆要怎麼畫。

因此，我們是個沒有思想的社會，這並不值得訝異，原因即在於近代文明的一切都不是我們的發明。一個社會沒有發明，怎麼可能有思想？而真正讓人擔憂的，乃是我們對別人的發明一向都習慣於依樣畫葫蘆的予以接受，並不會去問為甚麼。這意謂著甚至連別人是怎麼在思想的，我們也都盲無所知。

過去別人曾發明了許多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務，體制和價值。儘管我們當時由於落後而無法參與及貢獻，但至少應多問一些為甚麼，並應儘可能的走回以前的那個過程，理解別人的某項發明在那些「邊界」上曾產生過問題，並創造了那些新的「邊界」。這並不是單純的知識樂趣，而是只有如此，我們始能追蹤到創造者的心靈，從而增強我們思想的能力，有思想始能批判與反省。畢竟無論個人或社會，總不能永遠在依樣畫葫蘆中永遠的過下

去。

將前述這一段與網路毫無關係的文字為開場，替《網路不斷革命論》寫序，其實是有深意的。

近年來，台灣和全世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都出現「網路熱」，我們已開始進入一個e字當頭的時代，似立任何事務少了一個e，就與時代的潮流無關，e-campaigning、e-politics、e-commerce，一大串的e字堆成了一個e-utopia（電子烏托邦），而高踞其峰頂寶座的，則是全球千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幾十萬個網路青年新富。我們社會原本就已根深蒂固的金錢崇拜症，在這個e字當頭的時代，甚至更颯成了，種新的歇斯底里症。

網路的其他意義已在台灣消失，而只成了一個與財富相關的連接辭。

在網路時代追求一夕致富的美夢，如同任何其他時代追求財富一樣，都不能也不應去反對，反而應當去恭賀。然而，網路時代的到來，它終究不只是多了一個財富的通路而已。就微觀而言，網路革命的出現，已使得古典哲學裡以前只存在於概念裡的「個人」（Individual）成為有可能實現的事實，它可以使人們能夠享有更大的自由、溝通、參與和解放；但於此同時，則是真實個人的解放，它也使得以往依靠實體接觸的群已關係和規範的這個「邊界」開始鬆動。從這個接觸的「邊界」線上，諸如隱私，私有財產權，人對社會的義務，甚至更瑣碎但卻極重要的語言之二度口語化，網路時代的溝通方式等，均迎面而來。

而在最宏觀的方面，網路這個通道的打開，權力因素尾隨而入，另一個「支配」，反支

配」的新門爭場域也告出現。強者可以藉此而竊取弱者的機密；強者可以藉著更大的「內容」及「資本」的力量而進行支配或兼併；它同時也會製造出更大的「有」與「沒有」之間的差距和對立，所謂的貧富差距擴大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居於微觀和宏觀之間的，乃是各式各樣數之不盡的新難題，諸如網路色情、網路詐騙等新聞話題都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

但令人惋惜並懊惱的，乃是網路時代那麼多攸關至鉅的「邊界」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裡卻只受到極少的注意，縱使被談論，也都淺淺即止。在別的國家以很嚴肅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討論微軟的托辣斯問題，時代華納與美國線上合併後對傳統新聞自由的衝擊等問題；另外，別的国家也開始從哲學觀點探討網路對私有財產權和隱私權，以及國家角色的衝擊之際，我們對這些相關的課題都仍無動於衷。

網路時代乃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它撞擊著舊秩序，也釋放出許多猶待整合與規範的新空間與新問題。如果我們能注意一下時局的發展，或許即可發現到網路問題甚至已成了當今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之一，諸如電子商務的稅捐稽徵，跨國國際網路的監控與安全，納粹網站應否取締等都早已被列入國際日程表之中。這些問題的每一個都涉及很複雜而深刻的討論，但為甚麼這些也和我們很有關的問題，在我們社會裡卻完全未受注意，我們似乎只關心唯一的那個問題——誰是電子時代的新富翁！

這就是沒有思想的貧瘠。台灣在漫長「依樣畫葫蘆」的生存哲學下，只關心葫蘆裡可以

裝進多少金錢，卻永不會去思考葫蘆該怎麼畫，或我們自己也應該試著去畫個葫蘆給人家看。在網路時代，我們無論對國際的網路新秩序，或對自己的網路秩序都在缺席中。對這些問題都缺席，我們怎麼可能期望網路的正面烏托邦會在台灣出現？不造成一個弱肉強食，財團壟斷的網路寡佔局面就已算僥倖了。別的姑不討論，就以台灣發燒的電子商務為例，我們儘管極為熱衷，但有多少人思考過，有關係中的網路零售和網路書店等，在別的國家乃是從悠久的郵購傳統上所延伸出來的交易型態。郵購的傳統早已使它們在物流的通路，倉儲的管理及調度，服務的迅捷上養成習慣。除非我們的商業行為也能如此有效率，否則怎麼可能出現規模的網路零售及網路書店？

而非非常難得的，乃是這本《網路不斷革命論》，就是本工第一本能夠從政治經濟學或社會文化學等思想角度來談網路問題的著作。陳豐偉長期從事及參與網路的各種工作。他知道甚麼是網路，也知道網路正在衝擊著那些「邊界」，他有許多有待實現的理想，希望網路真正能促成台灣的自由，進步與平等，而不是讓我們在對金錢的崇拜中反而失去了網路應該帶來的更好之可能性。

台灣的網路工作者不少，但能從比較思想及批判角度看待網路現象者卻不多。陳豐偉的這本著作不妨視為一個開始。而我真正期望的，乃是他能在下一部著作中，將他在這本著作已提到但未充份發展的網路政治經濟和文化學，做更詳細而全面的深入，從而使未來的網路台灣在一發明——我們自己時有更好的藍圖。

【自序一】

瞭解網路的本質

這不是一本深奧的理論書。其實，《網路不斷革命論》是一本網路觀念的入門書。如果你聽得懂《人間四月天》的對白，如果你看得懂霹靂布袋戲的劇情，你一定看得懂這本書在說什麼。

台灣有能力上網的人，大多數都會試著撥通電話，看看網路上到底有什麼新鮮事。愈來愈多人投入網路相關產業，想趁著這股熱潮提昇自己的財富或價值。和信超媒體在美國股票上市大賺一筆，中華電信的未上市股票說不定會成為股王，大家紛紛打聽要不要安裝纜線數據機、衛星網路或ADSL。有趣的是，許多網路公司的幹部、許多網路報紙的編輯其實並不瞭解網路，卻還能夠有模有樣地規畫預算上千萬的網路專案，每天在閱讀人次高達數百萬的網路媒體上寫稿。

有機會接觸到這本書的讀者，大概都無所遁逃於網路世界。網路必然會成為你生活的重心，影響你的求知、工作、升遷和未來。你的通訊越來越倚賴網路，甚至連你的投資理財也得依靠網路。問題是：你真的瞭解網路的本質嗎？

從網路的概念提出至今已度過四十年。四十年的發展歷史，在台灣只花十年就要追上西方國家的進度，難免會因為速食而根基不穩。在台灣書店裡，談到網路本質的大多是翻譯書，本土作家寫的大多是網站導覽或網路技術入門。除了詹宏志先生的《E時代》外，很難看到較為完整地串連網路概念的人文書。不瞭解網路的本質，就會讓我們無法充分運用網路資源，甚至會讓我們因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台灣懂得網路本質的人不少，學識、經歷比我豐富的人還很多。只是，恰好他們沒時間寫文章，或他們不習慣寫文章，所以才會由我來寫出這本漫談網路概念的書。在《網路不斷革命論》裡，我記錄網路發展簡史，解釋一些重要概念的起源，分析電子商務的概況，同時介紹以Linux為核心的一些新興觀念，以及幾個前瞻性的網站。有許多觀念在大眾媒體上較難看到，我相信對大部份讀者而言，這本書應能帶來新的思考方向。

這本書只是概略性的介紹，希望能協助讀者建立一個更清晰的網路觀。在印刷版本問世後，這本書的生命仍然會在網路上不斷成長，讀者可以在<http://www.eroach.net>上繼續閱讀網路新的變化、閱讀舊資訊的補充資料，觀看其他網路寫手對這本書的評論和作者對內容的更新，訂閱作者的電子報。網路瞬息萬變，如果這本書能再版，必定會跟初版有很大的差異。也許您在網站上發表的意見，就會在第二版中出現。

印刷成書，只是這本書生命的開始。這就是網路的本質，對傳統媒體的顛覆力量所在。

【自序二】

網路時代的失語震撼

楊照曾以「失語震撼」形容日據末期的台籍作家（如葉石濤），在面臨政權變更、新的語言（「國語」）強行進入媒體版面時，已經熟嫻舊統治者語言的作家，如果學不會新統治者的語言，就無法延續創作生命的創痛。

大約在四年前，我也曾借用楊照的概念，以「失語震撼」四個字，形容台灣本土面對網路時代侵襲，卻因為不熟悉網路，無法針對網路議題發言的文化人。當時，台灣的網路才剛開始大眾化，大多數文化評論家根本不對網路發表意見，如果提到網路，也常充斥著對網路負面、刻板的印象，嘲諷網路上的匿名文化、譏笑網路上的言論空洞、浮濫。一九九六年六月，評論家楊照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批評BBS文化，引發同報社「資訊專刊」二數名網路寫手的反擊，在台北文化圈餘波蕩漾數月之久，是台灣網路發展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網路世代」與傳統媒體評論家之間的論戰。（雖然論戰規模很小，論戰內容也談不上深刻）

四年後，台灣的網路產業已相當蓬勃，無數年輕人懷抱著網路致富的夢想，許多資深的媒體工作者也因為轉戰網路得到更高的收入。原本我以為台灣文化人對網路的「失語震撼」已經結束。直到一九九九年底，我從台灣的Linux雜誌上看到介紹理查·史托曼（Richard Stallman）創辦的「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以及自由軟體基金會所發佈的「通用公共授權」（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和GNU計畫。我和「南方電子報」編輯張育章研讀一遍GPL後，張育章又將GPL文件帶回台北。結果我們發現，雖然GNU和GPL所衍生出的Linux，現在正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燃燒，台北文化圈對於這些字眼仍很陌生，只有Linux社群在討論GNU和GPL。

之後，在中國時報選讀WWW發明人提姆·柏納斯李（Tim Berners-Lee）的新書《一千零一網》（Weaving the Web）的書摘上，我看到柏納斯李介紹網路先驅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泰德·尼爾森是最先提出超文字（hypertext）概念的人，他領導的「仙那度計畫」（Project Xanadu）。二十五年來不斷在嘗試建立一個比現今WWW更好的網路連結方式。我以xanadu為關鍵字在網路上不斷追索，整理出仙那度的來龍去脈。我為自己的後知後覺感到懊惱，但我也發現，在台灣網路上，只能找到一篇取自「仙那度」澳洲分站，充滿錯誤的中文翻譯。在一些網路文學網站，同樣找不到從「仙那度」的角度來探討超文字的文章。在西方網路史上

有一席之地。的泰德·尼爾森，並沒有得到台灣文化人的瞭解，不管在傳統媒體還是網路媒體。

從台灣的網路發展史來看，就不難理解台灣社會對網路的一偏食」。雖然台灣是資訊設備出口大國，但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學術網路才開始運作，距離Internet的始祖「先進研究計畫局網路」(ARPANET)經二十年。當柏納斯李籌畫圖文整合的WWW協定，當理查·史托曼為了人類更美好的未來提倡「自由軟體基金會」時，台灣的工程人員才剛開始架設網站。美國人已經將網路上所需要的一切都發展成熟時，台灣才開始介入網路世界（比中國、南韓、日本都還慢好幾年）。於是，台灣略過網路發展初期的理念探討、思想激盪，直接由工程人員安裝現成的mail server（郵件伺服器）、news server（新聞伺服器）、BBS（留言版系統）、DNS（網域名稱系統）等軟體，並且快速地跳躍到WWW的多媒體介面。網路發展初期對於塑造網路社群相當重要的mailing list文化、news文化、IRC文化，在台灣並沒有發展成熟，就直接跳躍到WWW。人文領域的工作者還來不及介入，台灣的網路就急速發展，很快地進入電子商務時代，造成重商業、輕人文的負面影響，這使得網路上極端缺乏中文資料庫，和英語世界已成天壤之別。

就像台灣社會在不到百年之間，迅速複製西方四百年的民主化、科學化過程。台灣的網

路，同樣是在十年內快速複製西方耗費五十年發展出來的 Internet。柏納斯李發明 WWW 的概念可追溯到一九四五年，領導美國「戰時科學研發辦公室」的麻省理工學院副校長布希 (Vannevar Bush) 發表「我們可以這麼想」(As We May Think)，在電腦還笨重得像倉庫一樣大時，布希就提出總有一天，我們的書桌上會擺著儲存人類所有資訊與思考軌跡的機器 Memex，協助人類的生產力和創造力蓬勃發展。一九五七年，在蘇俄發射衛星、恐懼核戰的威脅下，美國總統艾森豪聚集民間科學家，組成「先進研究計畫局」，「建立核戰下仍可生存的分散式通訊系統」為其主題之一。一九六〇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家黎克萊德 (J.C.R. Licklider) 發表「人與電腦共生理論」(Man-Computer Symbiosis)，認為未來人類與電腦可以緊密結合，用前所未有的思考方式和資料蒐集方式，提高人類的工作效率和決策能力。之後，黎克萊德並領導先進研究計畫局和美國頂尖大學合作，建立網路的基礎。一九六五年，主修哲學、社會學的哈佛碩士泰德·尼爾森正式發表超文字概念，並促成日後許多網路服務 (包括 WWW)。一九六九年，ARPANET 成立。

從歷史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Internet 創建的過程，經歷過政治家、科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各方面菁英的投入，經歷過理論的萌芽與實踐的過程。即使是發明 WWW 的柏納斯李，他大學時研讀物理，至歐洲粒子物理實驗室 (CERN, European Laboratory for Particle

Physics)工作後在高能物理社群中發展出WWW的雛形，這證明網路的發展，並不只是由技術人員主導，而是包含了許多領域的共同參與。Internet初期的發展，往往是先有一個宏觀的架構，先有一個清晰的理念，再去構思如何在技術上實踐。台灣的網路卻一直缺乏社會各階層的介入，把網路矮化成為技術人員的工作。對網路史不瞭解，缺乏清晰的網路觀，即使現在全民上網，還是無法讓網路的生命力在台灣社會鮮活地爆炸出來：

即便是ARPANET成立，到網路邁向大眾的九〇年代，也還有二十年的時間，可以在西方不同社群、不同階層中滲透出各自歧異的網路文化。譬如一九七五年時，ARPA的專案經理史提夫·沃克(Steve Walker)設置第一個mailing list（郵遞名單，按照名單寄電子信件的系统）MsgGroup，讓發展Internet的相關人員可以透過MsgGroup傳遞訊息，最多曾聚集一千人。很快地，科幻迷、網路遊戲迷等等各式各樣的小眾mailing list紛紛成立。台灣第一個受到重視的mailing list「南方電子報」遲至一九九五年才出現，已經落後西方二十年。一九九六年PC Home電腦報創刊，商業性的mailing list很快就席捲台灣。西方利用mailing list強化小眾社群的過程，在台灣被歷史的快速進展碾碎。台灣電腦科學領域的學者、研究生辛勤地建立台灣學術網路，還來不及沈澱，還來不及讓各階層（尤其人文領域的研究者、創作者）熟悉網路，商業網路就迅速凌駕非商業網路之上，讓大眾的焦點只剩下電子商務和颯漲的網路股。

一方面是在台灣網路的爆炸性發展，一方面是在台灣人文領域對網路的輕忽與陌生，造成台灣人文領域對網路的「失語震撼」十分嚴重。試想，像南万朔、楊照、平路、王浩威這些為眾人信賴的知名文化評論家，沒有辦法深入地為網路世界的亂象提出批判，真正瞭解網路的年輕文化人又因為一人輕言微一不受重視時，台灣網路的發展趨勢，就會越來越失去平衡。又如一些網路民權事件，譬如抓錯人又妨礙言論自由的「軍火教父」案、充滿性別與身體歧視的「胖妹事件」、違反網路使用習慣的「網路蟑螂案」、道德凌駕法律的「一夜情管制」，或像爭取解除DVD鎖碼管制的OpenDVD運動，我們很難聽到台灣人文社群的精闢言論。MP3狂潮對網路著作權的挑戰、Linux背後GPL與GNU對人類社會的長遠影響，如果只看研究生在民意論壇發表的言論，總有點隔靴搔癢的遺憾。而更重要的是，Internet本身所蘊藏的對人類社會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顛覆力量，是否有可能實現，還是會被全球化的大型資本集團吞沒？許多問題需要更多人來思考。

理查·史托曼為自由軟體基金會的工作，描繪令人感動的烏托邦遠景：「在那世界裡沒有人需要為了生計而辛勤的工作，在每個星期花了固定的十小時做些必要的工作，如立法、家庭會議、修理機器人和探索小行星後，大家會有時間從事些有趣的活動，例如寫程式：「科技的發明，應該是要讓人類能享受更人性化的生活，更能發揮自己的興趣與專長，而

不是讓科技來使我們的生活更緊湊、更競爭。台灣網路的「失語震撼」，讓我們只著重網路的商業化、中心化、大型化，卻忽略了網路最終還是要回歸到人性的生活。如果繼續輕忽網路失衡的發展，很可能網路下一步帶給我們的將會是更大的剝削、更大的壟斷、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少數站在雲端的百億富翁。

這是一本意圖「喚醒」讀者的入門書，內容其實很淺顯，細節上也顯得粗糙，但希望能以這本書做為起點，讓更多人思考網路的本質和網路的未來。希望這本書能解開台灣文化人對網路的「失語震撼」，從這本書提出的概念，重新思考自己對網路的定位。也希望這本書能鼓舞所有的讀者，在Internet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Internet不屬於任何國家、集團，Internet屬於網路上的每一個人：這不是事實，但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花費一生去追求的理想。